

座談音樂，思考人生

專題報導

會後由動物園舉辦「土地、音樂、生活」座談會，邀請到本校德文系教授，也是七十年代民歌運動重要人物之一的梁景峰老師、歌手，同時也是唱片製作人的陳明章；台語歌曲創作家，也是中文系校友王昭華、唱片製作人鍾適芳、影像工作者，同時也是音樂研究工作者張釗維，一起參與。

寫過不少樂評的梁老師認為以交工樂隊這樣詞、曲與聲音的配合度，以及對於樂器的操作能力上，其發展的潛力，是足以推廣到世界音樂的境界，但必須保持著對於客觀事實的消化能力、音樂處理及演出方向的持久堅持；好音樂必須有好的開放心理，往不同方向變化發展，並超越目前的議題。「大多數的流行音樂未表現出台灣海島所謂海闊天空的感覺，無論在文字或是音樂上，在唱腔上，悲情的聲音總是超過詞、曲上的悲情，用另一種方式來抗拒詞、曲中的悲情，才能真正抗拒悲情。」另外梁老師還指出，好的創作者必須發展幽默感，不一定要將整個世界披在身上，像搖滾樂團批頭四，能夠自我嘲弄的幽默，但背後的真實卻是相當無可奈何的。

「幽默感，其實是很不容易的。」張昭華如是說道，當這樣沉重的議題，如同結套般沒解開，無法往前，不斷地回到原來的結套上，如此輪迴著。因為是旁觀者，所以曲子可以幽默，因為並非身為美濃原鄉人，在鄉土距離和感受的境界上，沉重與否是無法比擬的。而作曲議題的開闊，創作人創作多是取自生活中，聽一段音樂，可看出他身後的生活、具備的天份、生活態度等不同的面向。

陳明章則海氣的說著，一次就買了十幾張「我等就來唱山歌」CD，分送給親朋好友，為客家音樂十幾年來做得最成熟的，寫出了生命中的感情及對於自身土地的熱愛。「音樂是一種surprise；也是一種想法。」或許，即使原本從不知道美濃有「反水庫議題」的你，在偶一傾聽下，也會莫名的感動。

張釗維是抱著「朝聖」的心情來聽演唱會，為什麼？當三十年前本土民歌音樂在這個地方產生，對這些人的生命有了非常深刻的刻劃，堅持與蘊釀。坐著火車從台東到台北，看著窗外的景致從鄉間、田野，到北部愈商業化的景色，進入一個全不同的網路、電腦或電子商務世界，是有著如此大的差異。相較於二、三十年前，很多現代年輕

人被賦予實踐夢想的可能性，DCT(dreams come true)的過程是相當快速的。

「以前的年輕人能夠實踐夢想的速度，是比蝸牛還慢的；無論是解嚴前、後，原住民及漢人對於台灣現代化的發展，使當時台灣進入現代化，對於當時創作者的肯定，社會地位的認定；都是現在所無法比擬的。」他希望這樣的文化藝術生產過程不要被「異化」，也許二〇〇〇現代台灣人，總是更容易接觸到外來、進口、世界性的音樂及文化，「真正的鄉土又何在？和所謂本土音樂及文化間和這些外來到底有什麼樣的矛盾？」張釗維藉這樣的一席話帶出了許多有趣的思考。

